

百位农民作家



百部农民作品

乡事叩问下的底层民间
扯不断生生不息的爱恨情愁
一部拙朴中藏着机锋的农民生活小说
拥抚自然的江浙与绝对的牵挂



徐文革/著

那时候我们才学会注视
芦苇带来无尽的力量
露水来到窗前

那时候你举火照见的是少年的清澈
乡间道路伸向远方
大风扬起告别的火焰

芦苇青青





芦苇青青

徐永革/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芦苇青青 / 徐永革著. —北京: 中国社会出版社, 2009. 10

(双百大地印文丛)

ISBN 978 - 7 - 5087 - 2766 - 0

I. 芦… II. 徐…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56259 号

书 名: 芦苇青青

著 者: 徐永革

责任编辑: 牟 洁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出版社 邮政编码: 100032

通联方法: 北京市西城区二龙路甲 33 号新龙大厦

电 话:(010)66080300 (010)66083600

(010)66085300 (010)66063678

邮购部:(010)66060275 电 传:(010)66051713

网 址: www.shcbs.com.cn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北京凯达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153mm × 225mm 1/16

印 张: 19.25

字 数: 250 千字

版 次: 2009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5.00 元



百位农民作家
百部农民作品

徐永革

1971年出生于杭州余杭区鸬鸟镇仙佰坑村，初中念了一年便中途辍学。当过代课老师，修过锅炉，捞过黄沙，当过泥工、木工，也当过樵夫。生活虽然艰辛，但性格开朗，对未来充满着美好的憧憬。漂泊打工期间，勤奋自学，辛勤笔耕，以文字为伴，抒发自己的情怀，至今在全国各报刊上发表故事三十余篇，散文、游记近百篇。现为浙江省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余杭区民间文艺家协会理事、作家协会会员。

作者简介



转了个脸儿，学着电影里的模样，朝着二鬼子呸地啐了一口。二鬼子脸上挂不住了，说我这副德性活脱脱就是杀人犯。说着抬起脚一下子就踢在了我脸上。这下我火了，抡起板凳就要砸这二鬼子。几名警察一见势头不妙，冲上来将我按倒在地。其中一个死命地抓着我的头发将我的头往地上按。挣扎中，我的嘴重重地磕在了桌上，“咯嘣”一声响，我的门牙便永久地向我告别了，血顺着嘴角流了出来。二鬼子似乎还不解恨，从一名警察身上掏出手铐“叭”就给我反手铐上了。由于二鬼子下手太重，被铐的地方火辣辣地疼，二鬼子还不罢休，竟抓着手铐将我死命地拖出屋外……

屋外有个圆盘，圆盘内有棵大树，二鬼子找了根绳束，将我五花大绑地捆在了树上……

徐永革

作者手迹

镌刻在丰饶大地上的改革履迹

中国作家协会主席 铁凝

由中央文明办、民政部、文化部、新闻出版总署、国家广电总局、中国作协等六部门组织的“情系农家，共创文明”系列公益文化活动之一——百部农民作品陆续出版了。这些作品，浸润着农村改革发展的雨雪风霜，散发着神州大地的泥土芬芳，书写了新中国建设成就的无比辉煌，表现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令人为之自豪，令人为之骄傲！当前已经推出的作品由小说、散文、诗歌、故事、戏剧、书画等组成，堪称体裁多样。这些不同体裁的作品，从不同的侧面、不同的角度，忠实地记录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农村所发生的翻天覆地的伟大变革，是新中国农村沧桑巨变的生动写真，是当代农民鲜活形象的人物图谱。通过这些农民作家的作品，我们不仅看到了60年来我国农村发展的清晰走向，更令人欣喜的是，我们还看到了在物质方面逐渐富裕起来的农民，已经开始了新的精神文化追求。在新中国的创作史上，还很少有这样全方位展示农村文化建设成果的集群式作品；在新中国的出版史上，也很少有这样成规模出版的农民作者的系列佳作。因此，仅从这个角度来审视，这些作品集中出版的意义就不容小觑。

这些农民作家艺术家的作品，是当代农民反映新中国农村辉煌历程、扫描农村全面跃进历史、倾诉自己人生体验的作品，视角独特，意义不凡。60年来的新中国成就，创造了世界历史上的伟大奇迹；30多年的改革风云，书写了一个民族凤凰涅槃的整体记忆；13亿人口大国横空出世的进步嬗变，其对人类贡献无论怎么估计都不为过。尤其是它镌刻在丰饶沃土、广袤农村的改革履迹，更让我们叹为观止。今天，

这些农民作品让我们看到了这种巨变的现实——从北国的山村到南国的水乡，从西部的黄土高坡到东部的新兴市镇，新中国的建立使苦难落后的农村换了人间，新一代的农民正英姿勃发地前行在希望的田野上；这些作品还让我们理解了中国现代历史的艰难进程，改革开放的深度内涵。面对这些，农民作家们怎能不将激情诉诸笔墨，用多种文学体裁来言说自己的喜悦，勾画自己的憧憬，抒发自己的感喟，表达自己的诉求！可以高兴地说，这些作品正是他们——历史见证者参与者的农民作家自己的切身感受。

不仅如此，这些农民作家艺术家表现自己独特审美追求，弘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佳作，风格是质朴的，文本是厚重的。作者特殊的精神站位和农村丰富的文学资源，彰显出农民创作一种独特的审美效应。作品自然流露出的乡土色彩，朴素乡音、独特方言的恰当运用，也是这些作品的一个亮点。

“情系农家，共创文明”活动意义十分重大，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蓝图非常动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一翼是文化建设，文化建设的主体应该是农民。了解农村、熟悉农民的这些作者，他们所创作的优秀文学作品，农民读者喜闻乐见。因此，只有农民作者队伍壮大了，农村群众的文化活动才可能持久，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才能获得绵绵不绝的文化原动力。而帮助他们提高创作水平，则是专业作家责无旁贷的光荣任务。本次活动中，许多作家和农民作者结成帮扶对子，热心辅导农民作者的创作。这既提升了农民作者的文学水准，又使作家自身获取了鲜活的生活素材，创作的艺术灵感。希望通过这样的活动，真正实现牵手双赢。为了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添一份力量，中国作家协会还将把这项活动深入持久地开展下去。同时，中国社会出版社大力发现、培育、扶持农民作者，出版百部农民作品，为新农村建设送去宝贵的精神食粮，更是一件意义非凡之举。因此，我很高兴地应邀为之作序，更看重这些农民的作品本身即是镌刻在农村丰饶大地上的改革履迹。

序

赵焕明

我历来觉得，长篇小说是文学创作领域的一个制高点，而搞业余文学创作的人要攻克这个制高点，是有难度的。写诗歌写散文，因为篇幅短，毕竟容易一些。写小说，尤其是长篇小说，人物多了，事件多了，性格要碰撞，事件要交织，矛盾要发展，命运要变化，整个框架的谋篇布局，人物命运的起伏变迁……没有一定的功力是不大驾驭得了的。所以，当家住鸬鸟镇施家边村的农村青年徐永革，将一厚叠稿子交来时，我心下着实有点惊诧。但刚翻阅了开头的十几页稿子，一股喜悦之情便洋溢开来。首先感受到的就是一股清新的气息，像山里的雨，像坡顶的风，像坳里的土，像溪滩的草，散发出原野自然的清新，质朴淳厚的气息，让人神清气爽，眼清目亮，仿佛踏着山间小道，跟随作者步入这个离我们很近的小山村……

《芦苇青青》讲述的是浙北一个有着三十几户人家的小山村里，一群青年人平贵、黄遥、阿狗、秀儿、水仙、莲儿、巧儿的故事，时间应该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中期吧。这个时代，正是几十年里停滞不动的乡村涌动改革春潮的时代，年轻人自然不甘寂寞，纷纷进城探寻新的生活与生机。作者慧眼独具，描写的却主要是这群年轻人在草草见略了山外世界后，仍旧回到山村图谋发展的故事。应当说这是一群有志青年，而山村也提供了容他们拼搏创业的空间与土壤。尽管，事业充满曲折，他们的对立面是章乐——一名从普通教师到校长、副乡长、副县长的告密者、投机者、谋私者、作恶者，和如荣槐、刘金之类每个村庄都不乏见的无赖之徒。其间交织着黄遥与秀儿的师生之恋，平贵与水仙的主仆之恋，阿狗与莲儿的“小叔侄女”之恋这三条爱情线。农村青年似乎平乏却又跌宕生姿的人生历程与感情生活，便随着事件的进展牢牢抓住读者的视线，伴着他（她）们的喜怒哀乐而

欲一探究竟。我们说，小说写得是否成功，很直观的一点就是看“抓不抓人”，即是否能“抓”住人的心，《芦苇青青》的回答无疑是肯定的。

在肯定这一基本点后，我觉得小说在写作上的艺术特色是明显的。其一就是以事件情节取胜，像一部农村人写的写农村的小说。我们通过全书30个章回的篇目可以看出，小说事件丰沛、情节丰富，容量比较大。换一句话说，都是真材实料。材料鲜活了，就像村口地头的青菜，现割，洗净，稍放些油盐，炒来就是光青碧绿、香糯适口的佳肴；其二是以阿狗的第一人称，既置身其中又可跳出其外，腾跃自如，叙述从容；其三是语言平白质朴，直叙与白描为主，稍带些调侃与议论，挥洒随意，通篇顺畅，没有掺杂疙疙瘩瘩，影响阅读快感；其四是情节与事件发展真实可信，读者有权相信作者——阿狗确是“我们村里的年轻人”中的一分子，有许多事甚至可能是作者亲历亲为的；其五是实践了“性格即命运”这一主张。黄遥的聪敏与有主见，平贵的忠厚与讲义气，秀儿的重情义与对自身幸福的追求，水仙的豪爽豁达与女人惯有的狭隘，阿狗的大智若愚与心气之高，莲儿的敢作敢为与少有顾忌，章乡长的权变与钻营擅权，太公与独眼龙的长者智慧与长辈身段，荣槐的同流合污与助纣为虐，刘金的作恶多端和小人之心……《芦苇青青》在读者面前矗起一道山村人物的长廊，鲜活鲜明，生灵生动。熟悉浙北山村生活的人会发出会心的微笑，不了解乡村生活的读者会充满好奇与新鲜感，从而都会有一种通达的满足。

说到这里，话题要转到作者身上。徐永革是我们杭州市余杭区作家协会中为数不多的“纯农民”会员之一。他在鸬鸟石煤矿做过工，在安吉天荒坪水电站当过话务员，在本区旅游景区做过宣传与营销工作。他在安吉时就被吸收为当地的作协会员，写过一些精短文章，也写过大部头的报告文学作品。所以说，他这个长篇的问世，不是一蹴而就的空中馅饼。除了他长年生活的积累，也有着创作技能的实践与积累。我对徐永革的印象，觉得他在待人接物上不是很放得开——尽管，据说他在三朋五朋喝点小酒时还是很放得开的。在我印象里他属外表有点木讷与谦恭，但属内秀里慧而且心态颇高的一种类型。徐永革还是多面手，他会写故事，而且讲故事，会搜集民间传说故事，也会服务于景区宣传需要添油加醋编些传说故事。徐永革人也是能走得出的，虽个子不高大，但五官端正，身材匀称，衣架笔挺，举止儒雅——怪不得莲儿会不顾辈分之差距而黏上他——这是书里的相信也是

生活中的情节。

徐永革这部小说问世，是他“十年磨一剑”的丰硕成果，也是我们余杭区“纯小说”中难能可贵的一部。我在由衷地高兴之余，也由衷地希望作者能再接再厉，再出佳绩。因为，生活正未有穷期，而创作也正未有穷期，徐永革有时也许会感受到生活的艰辛，和在生存中抗争的不易，但生活又是公平的，在某个领域亏欠的，会在另一个领域偿还你。更何况他现在在旅游业内营销策划上创出了一些业绩，赢得了一些声誉。这样看，在上上下下的支持下，这部长篇的出版发行更多的是锦上添花的鼓舞。

我不会写小说，但看好这部“原生态”的小说，相信它会拥有应有的读者群的。而且我认为长篇小说似乎不必有什么序之类的，有个内容提要就行了，但鉴于出版部门对这套“农”字头丛书的重视，要求当地有个人能写个序之类的，我便贸然对我不熟悉的小说来说三道四，指长话短，但愿不致贻笑大方，不致放在小说正文前未能为之加分却失分。以上啰唆，就权充为序吧！

(本序作者系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作协名誉主席)



芦苇青青

引子 / 1

- 第一章 鞋样犯上黄遥被抓 秀儿出走娘死爹疯 / 2
- 第二章 平贵仗义抵工救人 秀儿探监囹圄无情 / 10
- 第三章 水中成仙水仙转运 平地富贵平贵返乡 / 19
- 第四章 知青牵线狗娃进厂 丢徒保师立稳脚跟 / 33
- 第五章 刘道士跳神避邪气 黄老师成亲倒插门 / 42
- 第六章 平贵让贤不当厂长 章乐让妻竟当乡长 / 54
- 第七章 一念徇私狗娃停职 仓促剪彩乡长结怨 / 59
- 第八章 太公过世绝非祥瑞 荣槐告状再酿祸端 / 65
- 第九章 石灰质次客户退货 雪上加霜村民围攻 / 73
- 第十章 偷作录音重在证据 晓以利害乡长吃瘪 / 83
- 第十一章 小叔大胆承包销售 摇滚惹祸莲巧奔团 / 88
- 第十二章 制砖图利黄遥试制 狱警事发秀儿污名 / 97
- 第十三章 人心叵测疯叔出丑 以酒壮胆小叔报仇 / 105
- 第十四章 制砖成功独缺锅炉 虎口求助秀儿受辱 / 117
- 第十五章 作恶多端荣槐挨炸 顺藤析案狗娃蒙冤 / 130
- 第十六章 汪卫自首小叔雪冤 狗娃获赔章乐升官 / 139
- 第十七章 竞选村官满锅乱粥 做人如梦一死两生 / 149
- 第十八章 发配新疆元凶获罪 逼官就范小叔上任 / 164
- 第十九章 黄遥喜得欢乐双胞胎 狗娃畏惧乱伦之恋 / 175
- 第二十章 空欢乐秀儿产异种 耍心机莲儿搅混水 / 184
- 第二十一章 炸药被偷平贵隐患 谢绝亲嘴处男后悔 / 202
- 第二十二章 砖厂灰窑面临关停 装管引水小起风波 / 217
- 第二十三章 刘金煽风村民闹事 众怒难犯平贵无奈 / 225
- 第二十四章 利欲熏心村民哄抢 黄遥出走秀儿拯危 / 234
- 第二十五章 树倒人散狗娃教书 水仙吃醋举家不宁 / 242
- 第二十六章 殡葬改革捅马蜂窝 炸药事发抓小结巴 / 253

第二十七章	结巴进监其言也善	章乐生癌其行也善 / 261
第二十八章	为躺棺材太公上吊	欲泄私愤刘金举报 / 272
第二十九章	事与愿违尸检火化	隆重送葬合村心齐 / 281
第三十章	山村巨变感人至深	青春命运令人嗟叹 / 285
后 记	/ 291	

引 子

我出生在浙北山区的一个小村落里，全村总共才三十几户人家，基本上为一个姓儿，百把号人。我们一起玩儿的有五人，除比我们长两岁的秀儿外，其余四人是二男二女。我自然是男的，另一个男的是我堂兄——大阿猫的儿子平贵，可别笑话我堂兄的名字取得怪。我们的山旮旯里的老百姓，孩子出生也不图啥的，就图他平安地成长，取个阿猫阿狗的，据说能辟邪气，不得病。村里光取名阿猫的就有人，为了区分谁与谁，村里就将他们仨按年龄分成了大阿猫、二阿猫、小阿猫。其他三名女的虽不同族，但同住一个小村，缠缠绕绕的不沾亲也带着故。论辈分三名女的得叫我“叔”，可除了平贵称我“叔”外，那三名女的压根儿没把我这“叔”放在眼里，老是阿狗哥阿狗哥地将我唤来唤去，每次听到她们的指派，我都会乐得屁颠屁颠地去干这干那，倒不是我天生好色，而是觉得，我是“叔”，长她们一辈儿，得照顾她们，再说了，我至少也算个男子汉小丈夫吧！

第一章 鞋样犯上黄遥被抓 秀儿出走娘死爹疯

秀儿是大年初一出生的，人长得最秀气，年龄也最大，巧儿与莲儿都听她的，秀儿听我的。当然我会帮她们干些力所能及的事儿，如：拔猪草时，巧儿与莲儿的篮儿未滿，回家要挨骂，我会从开满了花儿的油菜地里偷拔些草儿，塞进她们的篮儿。再比如，砍柴时，她们捆不起来，我会帮她们捆一下，虽然松松垮垮的，但也够她们感激好一阵子了。除干活外，我便成了她们最好的幕僚，不少馊主意、鬼点子都出自我的小脑瓜儿。

我们村的孩子上学都比较晚，我十岁才上学，十六岁念初一，我念初一的那一年，秀儿已经十八岁了，念初三。由于她比我们年长，村里人都托秀儿照顾我们这几个年幼的，秀儿也很尽责，有什么事都护着我们。我们念书的中学在一座小山坳的半山腰，离我们村有七里路，全是坑坑洼洼的泥道儿，自行车在那时是非常稀罕的，那时的小伙子要是能拥有一辆自行车，其身价不言而喻，姑娘家找婆家，若男方有一辆自行车，那亲事十有八九也就成了。拖拉机更是稀奇，我小叔是村里的手扶拖拉机手，那是全村唯一的机械化，五马力的，每次仅能拖个千把斤的东西。小叔每天都要到镇上去拖化肥、农药之类的东西，我和秀儿他们最大的愿望就是在放学后能搭上小叔的拖拉机。可这种好运并非每天都有份儿，每星期能搭上一次就算很不错了。由于经常迟到，学校就鼓励我们住校，大人虽指望我们放学后能帮他们干些零活儿，但老师的话他们却不敢不听，在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后，我们五人成了住校生。

我和平贵念书不行，在班上除了一个学生比我们差外，就我俩了。教语文的朱老师好几次都差点让我俩气吐了血，如我将“狠狠地打”念成“狼狼地打”，还强词夺理地说“狼狼地打”比“狠狠地打”还要厉害，狼都给打死了。平贵更厉害，竟将“黄河入海流”背诵成

“黄河要改道”。朱老师哭笑不得地嘲笑他志向远大，目标宏伟，是可造之材。我和平贵干调皮的事儿却出类拔萃，那次放学后，我与平贵和班上几名男生偷着到小河内游泳，平贵是个旱鸭子，他说他姨妈就是在这条小河内淹死的，虽不属同一地段，但淹死鬼是可以管理七个水潭的。万一淹死的鬼姨妈与平贵套近乎，他就玩儿完了，我们都笑平贵是胆小鬼。他火了，竟闷声不响地摸到边上的西瓜地里偷来一只大西瓜，以此来证明他不是胆小鬼。正当众人品尝着西瓜的鲜甜时，刚从监狱服刑期满的看瓜人出现在面前，还好大伙儿机灵，不知谁喊了声，快跑！众人抓起衣裤便逃。平贵逃得最快，至刚砌好的堤坝时，他“刺溜”爬了上去，谁知“刺啦”一声，那条刚让裁缝做成不久的裤子因钩住一块尖角石，裂了长长的一道口子，当时也顾不得那么多，跑至芦苇里躲了起来，过了好久，平贵因心疼裤子而号啕大哭，我从他的哭声中得知，他们家是过年时父母才给他置了一身衣服。天擦黑时，我俩才敢偷着溜进学校，平贵扔拎着裤子吧嗒吧嗒地掉眼泪，我看不下去了，从窗户中爬进老师的办公室，将老师的订书机偷了出来，然后用订书机将平贵的裤子裂缝订上，平贵总算破涕为笑。星期天回家时，平贵仍因裤子的问题被父母一顿狠揍，究其原因，是因为裤子被订书机订过后，破了大相了。

秀儿念书成绩最好，模样儿也俊，可不知怎的，她竟没考上高中，因为家里穷，堂兄和堂嫂便不想让她上学了。可秀儿不依，学校老师也觉得可惜，朱校长还特地到她家做了堂兄和堂嫂的思想工作。后来朱校长作了一个决定，让秀儿白天上学，晚上在学校食堂帮着洗洗涮涮，每月给她二十元钱，这样，秀儿的生活费便有了着落，堂兄和堂嫂才同意秀儿复读。我常听大人在背后念叨着秀儿，说她是小白菜、嫩豆腐。我不知是啥意思，就跑去告诉她：“秀儿，他们又夸你是小白菜、嫩豆腐呢！”秀儿听后面颊绯红，总会愤愤地回敬：“无聊！”便不再理我了。

秀儿的英语特棒，教英语的黄老师是邻镇来的，白白的，戴着眼镜儿，据说他高考才差二分，又无钱重读，便来我们学校教书，而我们学校的老师基本上都是扔掉牛鞭拾起教鞭半途出家的主儿，像黄老师这种有才学的实属凤毛麟角，他常在课堂上表扬秀儿，说秀儿是他所教学生中最优秀的，秀儿得到了黄老师的表扬，学习更加用功，黄老师对她也特别关照，常常给她补课到深夜。秀儿自然也没亏待我们，回家作业十有八九都是她教我们做的。

巧儿和莲儿虽不是特别漂亮，成绩也不好不坏，歌儿却唱得不错，有事没事总像百灵鸟似的唱着。那日班务会，巧儿和莲儿合唱了一首《夫妻双双把家还》，巧儿唱董永，莲儿唱七仙女，嘿！绝了，连教音乐的章老师也站起来为她们鼓掌。这下好了，全校师生都对巧儿和莲儿刮目相看，看着看着，总觉得她俩比以前漂亮多了。

我和平贵是最没出息的，成绩不好还在其次，最主要的是贼心不改。学校的围墙边有一棵李子树，结果儿不久，青得发亮，也不知怎的，秀儿老是对着李子树傻傻地看。平贵告诉我说，秀儿想吃那李子呢！我说这简单，晚上去采就行。晚上时，我和平贵翻过围墙去偷李子。李子树长在斜坡上，我俩到树下后，将汗衫系入短裤内，爬上树后在分杈上站着，黑咕隆咚地摸到李子塞入汗衫中。我站在分杈前，平贵在后，平贵因没摸到李子，拼命地让我往前站，小树杈哪里承受得了如此的负荷，“咔嚓”一声，我俩皆掉了下来，身子一着地便顺着斜坡往下滚。斜坡下有个凹坑中长满了荆棘，我和平贵都滚进了坑里，身上让荆棘扎得鲜血淋漓，李子全滚了出来。我们去摸李子，手也让荆棘扎成了马蜂窝。

李子又苦又涩，我咬了一口，涩得直吐舌头，秀儿虽不赞成我俩的做法，对于李子却是馋得紧，抓过就吃，弄得我和平贵面面相觑，心中暗想，秀儿怎么啦？

秀儿怎么了？连巧儿、莲儿也搞不清楚。

在我的印象里，吉普车我只在露天电影里见过，那是日本鬼子和反动派烧杀抢掠或追捕共产党时所用的犯罪工具。在真的吉普车开到眼前时，心中难免有些恐惧，事实也是如此。当两名警察将黄老师带上吉普车时，“不祥”这两个字就和吉普车联系在一起，直到现在，我去县城开会或外出采风，有单位派吉普车来接，我宁愿徒步也不坐那玩意儿。

黄老师是戴着手铐进的吉普车，在他到吉普车前时，回头朝我们望着，那目光混沌而哀怨。

高个的警察特别凶，我亲眼见到他将黄老师的头狠狠地推了一把，黄老师的头在车门上“咚”地一下，那声音很响，可黄老师还是扭头朝我们看。那警察不耐烦了，用脚在黄老师的屁股上踢了一脚，黄老师整个身子就扑进了车门。

“嘭！”高个儿警察用力地关上了车门，骂了句“畜生，到了所里给你好看”。那凶样儿，直到现在还让我心有余悸，说真的，我不跟